

66820

28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校

記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僻在丘壑而生東吳菰蘆中苦無所得山
山之大小者莫如嶽海內稱嶽者凡五而其四皆
隅布近者亦不下數千里非書生所暇游迺泰
山差不遠于河濟庶幾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

乎而非所敢必也丙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
次濟寧余大母將有事于泰山余奉以行而後
喜可知也周生如春亦從行行之日宿建寧竟
夜風彭彭吹雨擊席門明旦而雨脚閣如故尋
鬢髮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午而雲欲流俄且
漏景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藉是不及馬
鞍信古人所謂沾濕好者耶喜過望憑與人指
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
于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已而

雲淨出峽角則果泰山也始大駭以爲竒余買
一驢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漸挾暝色
娟娟濃秀若媚予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筍
行十里而抵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
左皆澗道道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有若
頰者若與爭道者若跳者若捧盤匝者種種異
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則桃杏楓梨松栗之屬
草則薜蘿赤箭天麻黃精之屬不選而美泰山
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此耳又數里爲高

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短橋者一而得
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石腹相接如
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作春水時
想百尺危蹬千廻長溪豈不能容素蛻縱橫耶
自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篔可覆馬脊
也又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
矣尋至黃峴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
嶽來向比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彌高之
嘆自是而下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日

快活三由回馬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僂就
之余頂踵與輿人頂踵相擊跔蹕甚至此稍寬
坦而樹與壑更奇吾始得納手于袖掉頭吟嘯
而有之蓋真一快事耳稍前而憇于玉皇閣是
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老親老親亦色喜携予上
下視者久之決背而得南天門隱隱如紅星洙
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崖蓋宋永定陵所駐
驛處傍有松卽秦所封五大夫五大夫非五松
識者故雅言之且松亦非數千年物也過御帳

則盡走斗崖峭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群峭
截巖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礧
礧受水蕩皆作雲母綠玉色山面缺決漭當其
前余狂叫曰太奇而會有以酒餉者急行之風
蓬蓬來搏杯杯覆予掌予灑酒酌之而行更上
爲小龍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皆絕峽束之磴
齒齒倚空兩峽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
名爲對松自峪以上松益老他樹殊不相敵蓋
至此則玄雲宿霜孤寒不受春花矣盤盡而天

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爲徑穿而爲門雖曰
人力然亦似天闢之以待游者自門逶迤數里
爲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禮畢更衣于公署後
爲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斷石碑存李斯篆二
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祠後石壁刻開元
帝銘殊適美其旁亦多雅刻且易主矣得數字
于殘剝之餘剔磨而歛噓者久之又上爲玉女
寢宮更折而上則絕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
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卽秦皇無

字碑蓋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
衣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
敦者要皆能爲之趾而不能爲腓獨徂徠在前
若可憑其他間指一二秀特者問道士道士不
能識悵悵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爲望海樓所
謂秦觀周觀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逕僅天絲
掛杳藹間而澗中樹石繡相錯若裒寶粟其灣
環而動者汶水耶黃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
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

至舍身崖一巨石巉然出余足能垂石外二分
而目不敢營視偶從旁睨視崖底無不僂而據
地者稍西下而爲仙人橋兩壁中斷石梁度之
蓋所得波嶺澄復之竒最多道士指所謂獨秀
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門更陟絕
道士詫余以爲絕勝南天門而無階梯僅爲鼙
鼙雉兔之窟巢良可惜也游眇良久盡攸揚而
歸則月纖纖白矣予與周生拉道士造東嶽祠
而止焉月華星芒不知其帶霧與否但覺其近

而親人滿空界浮藍蕩白神外淫不自持且寒甚膚粟則歸視老親寢已而就道士宿焉屋廣不踰丈井竈半之無已則縮足卧山空多聞又午夜爲士女上山嘔誦淫淫然睫不交而漏絕矣急蹴周生披衣視天井星匿不見意甚惡業且起矣則杖策至日觀峰石時嚙足齒冷相嗑而會逆旅主人以酒炭遲我余喜而三舉觴良久暗中作微紅見上下雲盡黑而中不接者徑寸則甚幸之俄而紺又俄而赤而紫吐燄漸半天

施雲作霞爛熳且覆人面諸山頭稍辨如撮米化爲丹砂極天際有金花浮起者三道士曰此日抱海躍也將出矣俄遂出色如鎔金大如鉦日之下覺有一抹漾漾白者真似海正跳笑而日已入雲隊中金支翠旗歆然收矣不滿志而歸復迂道登玉皇閣巽盡所未見而道士鄙朴每每對面而失之從閣後望山之北林霏葱蒨處曰石屋意必有竒而老親以途遠且不可輿遂奉以歸僅繞而西視所謂丈人峰者平平焉

遂下觀白雲洞洞巉岩多竅道士言每陰天雲
從竅出如線頃而蒼苟滿山四馳而縷結爲一
卽雨媒也甚以不得見爲恨余因謂周生余與
若晨好晴而至此且好雨矣人心之無厭如此
出別道士而下十八盤盤磴直與余者又四人
莫可縱橫則倒懸而下之手足心盡汗出目瞪
瞪視人股頤周生御兩人蛇行如履平甚樂之
請至山半而易焉仰視則已失天門矣甚懊恨
于是以目注之山自山半至快活三失天門者
屢而復得者亦屢每見卽跳竹車下坐茅倚柳
徘徊騁望以留之下至水簾洞穿流泉樹越而
東上觀經石峪峪爲石壇方十餘畝石膚瑩然
鑿八分書金剛經字徑尺甚偉雖強半爲水所
蝕然與其如前二碑損于傖父之手無若受水
春也泉自上流來澑澑鳴萬侍郎就崖題曰水
簾又剗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
又下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賽聳額以捧山如
弗勝而徂徠蒿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

眠與食不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爲得泰山矣于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所游者里中兒女子祝釐故事纔及堂皇已耳山之曲房深榭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亦穀以後光景其得之鷄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生平觀矣藉使假我半月陰翳且屏盡而山之上差有饘粥寢處以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吾友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披圖而搜之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于游耶抑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爲姑蘇武林洞包陽羨諸山之竒遞相代而吾亦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猶芥蒂吾胸中而今又釋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姑隨余目識之以待後之繼予游者

游香山記

丁亥春三月余從友人自香山至人山頭爲他

事所迫不頓舍而返無足記記其次游六月十日偕汝增懋錫季良各跨一蹇出高良橋轉而北楊柳行植者三余從中央水次行以取涼城堞寺角時時與繁陰相媚進而河漸廣界以長堤爲西湖湖在堤以左葢芙蕖菱芡之藪堤右則皆秫田豆塲長楊左右障之時荷花已開甚纖縵紛敷淺深在水植者如翹髻偃者如羞粧菱芽菱花重以青黃相間乍而鬚甲顛倒好風將百和香來余急披鞍迎之咄嗟間未得其似

汝增忽笑曰嘻何乃似我江南三月天鶯花菜麥田中耶余大笑浮一大白嚼其言湖故多種魚鷗鷺鵝鵠之屬下上噪魚低飛淺踏花枝顫顫然香且不風自動矣數里爲龍王廟廟傍湫潭爲龍潭又一里許而荷花與湖尾俱窮穿青龍橋而西得玉泉山焉山培塿耳而土紋隱起衣纖草作蒼龍鱗其下爲池潄泉而亭之曰望湖亭水眼噓泡蠶蠶若飛星之相追其東爲華嚴寺寺西泉一區正紺碧而清可辨蘿髮使得

美篠覆之豈令人痛憶玉女潭耶出送晚霞而
歸宿于山之深翠中明日度兩石橋循溪轉蔭
于卧佛寺娑蘿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
聽泉亭上余公墳余公蓋先朝貴璫彼輩世修
其事以不第廢宋司馬石擲任汝好爲之耳獨
柰何溝泉斲石動至束花碍草爲勝地作崇也
殿前石池一而橋縮爲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
余解衣盤礴坐而施餅餌焉唵呬相呼雲隊再
捲若爲魚麗以仰攻者至香山可一里磧路深

曠夾道盡白楊青檜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
邃者曰沔憇亭其曠而可坐眺者曰來青軒沔
憇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季杏花飄飛盡
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尋舊游焉
已乃過來青軒軒前兩山爲距而虛其襟以捧
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頽謂此地宜
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弘光寺皆
短垣踈栢不蔽外景涓人甃白石爲階其淨若
拭余嘆曰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丘矣笑而

出望之東壑中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
樹葉者其光裕寺耶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
果游歸待月于軒前月初東出光始及殿鴟俄
而茂林延之浮浮漾漾若鏤玉葉置水銀池中
靜若淪光蕩爲碎影在有無空色之間檻下流
淙泌瑟瑟以虛寂愈聞時或白揚籟風犬唁鶻戛
若羯鼓之介胡琴也旣而山市中又有倚簫灸
管者余卷舌爲清嘯以和之流楚曼聲若自家
天中飛來意樂甚願酒囊且溢矣滿傾而飲之

十一日自雙井踰一小嶺而觀所謂晏公堂曹
家廟者無他佳第白雲冒山腰遠不百弓幾可
手拈而隔谷模人聲絕似若與我語語者亦足
當一竒耳下十餘里渡佳樹流水而玉泉之厓
始見望西山層巒遠岑絳宮縹瓦隨雲光日影
以幻竒乃急馳北山頭悄然四顧謂自此失西
山矣及湖堤而復得之意方與山容相親而荷
香鶯韻復橫來撩人流盼不能已已殊恨我六
根之用狹也大約西山之勝彷彿武林之西湖

綉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透迤不如而蓓潤或過之因與二三子作妄想
若斬荻蘆開陂隰以盡田荷花至山膝而止使
十五小兒錦衣畫舸唱江南採蓮詞出沒于白
鷗碧浪之間所在室廬必竹門板扉與金碧相
間出而後結遠道人爲香山社主乞青蓮居士
爲玉泉酒家翁吾老此可矣雖然人苦不知足
以予株坐此中如春時不解鞍之游嗅殘花數
辨亦自謂爽然視茲游所得多寡何如哉余故
于茲游有專記而前所過人山頭者巨石怒撐
蹲伏甚偉爲北來諸山之額其勝亦不可沒也
因附志於此

游盤山記

周季良自東來急要我游盤山曰我且出而里
人武生以是贈我武生韻中人也當不誤余曰
然則往諸裝旣辦而會余友張汝增余姑夫曹
懋錫續至遂不解鞍而之盤山盤山離京師百
八十里出公樂十許里而山髻見若黛染潁山
頭晡乃至廣濟寺拉寺僧爲導走大石澗中水

泉寒沁盥濯已而後行崖西一古松頂稠結受
日光若絺衣方頤而樂之從東崖得松似更奇
朱題曰蒼龍乃折中盤下而觀所謂蒼龍者破
石罅中出駢起而中擢怒枝南傾如渴虬之欲
攫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面山松屏之并東西
崖者爲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澗下
三里許稍上而群峰相拱提又上則圍山而帶
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峰稍遠對松立者九華
峰也峰勢稍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籟又

自下以秀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卽行良久穿
蔡氏巷西折而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
沙白浩浩際以濃雲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
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黮百谷之縷紛出而繆
聚于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山而至上方下
下上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于石根木抄有相
去數程而望不盈咫尺者計山形殆蛇縈而辨襲
山故名盤谷當不虛抑聞太行發脉于此此其
爲小羊腸耶飯于上方之臺覽列嶽甚勝度松

棧而出皆連嶂鬱律巨石無根著磽然懸其巔
仙人清無影曾巖栖焉就其前亭之曰懸石亭
亭立四虛空明崇翠灣環而闔勝余謂季良此
致佳處恨無泉耳而仰視諸山壁間石膚瑩白
若頽墮而下赴者乃真泉影也惋惜者久之自
此上益陡絕石鼻左昂而外削頽身出懸石上
已遠足矻矻自戰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標峰
首五峰肩而隨焉蓋盤山絕頂也疲甚解衣卧
已乃遶而捫塔巔石磴纔容足罡風橫搏至厲

以兩手據石坐而行歸甚悔之其西峰爲無梁
殿殿後稍有餘地可縱立觀層沙疊巒回回縈
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
長城俱在望而泱泱無爐烟井陌薰日被磧上
黃雲鬱然旣晚下及僧寮僧數輩唄誦甚精嚴
客有携火爆來者點塔腰光明滿山林壑撼動
僧驚顧余曰咄舍利放光矣僧不契而罷晨起
飯脫粟歷長岡下石坂石齧足甚強輿而至法
藏寺翠壁若宸菴前松陰恰施一庭蔭而休焉

又數里雙峰塔額隱映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
登涉旣憊對兩峰頭鼃啼鶴坐劃然長嘯而已
是日爲端陽所挈酒醴已空則破囊中雄黃粉
糝苦酒中縮鼻而飲之自雙峰下走旱麓忽東
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至則棗栗蘿荔
羅蒼石而成紋若鱗比然正烈日中頓作朝來
爽氣想自茲而東愈入蒼蔚其稍下而最深者
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岩壑肩背皆蔚藍紺綠相
爲因依余謂此乃山之曲室悄然殆非人間使

當春泉漲興有一二龐翁少女弄雞雛犬子于
湍薄之下豈必遜桃花源耶自寺上之三里許
爲李靜菴又二里許爲舞劍臺倦不可復涉則
東走爲東甘澗又西折而爲西甘澗巨石縱橫
偃立泉澁澁附之又五六里許至仙師臺而止
焉臺絕無竒而自臺東視中盤近不過十里蟻
之附桔槔上也如登天然庸知其尚在環中耶
因相與品盤山之勝松爲最泉當次之而不相
遭峻則言上方舍利幽則言天城計兩日之程

不下二百也且步九而輿一使非山靈不愛寶
余兩足不與易也論者謂天窮于大漠故收靈
鬱秀于此理或其然且非獨于游眺足也乃其
陵谷多紆委阨塞虜馬與不敢試而又高不拒
風峻不露骨鋤花蒔果盡足以易農然而李愿
以後未聞有隱君子也豈其有之而不吾見歟
抑其去長安也近風漸于朝市而是盤中者非
所狎歟余慨然有感焉漫次其勝列之山史

游馬鞍潭柘記

夫得于山者不同一木一石牧兒芸叟能揣摩
劉畫而得之其得之也以形而其翔舞縈亘之
勢可位置者方也而非方也其得之也以意乃
若吹噓吐沫變端錯出可乍遇而不可意設者
則其鎔造也以天游者樂其常而不習其變雪
驢風馬不聞乘凌其平生無空虛浩渺之觀曷
足怪也余以七月七日送汝增懋錫季良東歸
至盧溝橋而謀馬以所聞馬鞍潭柘甚勝能從
我游乎諸子曰諾乃去輿而蹇迷失道里六十

而山先生集卷之十
而至馬鞍從棹楔中入皆杉蘿蒔藟翠濕黯然
殿之前有二古松除廣可十餘丈而松蹲枝覆
之景無漏者坐而四顧差不悔其來又上觀千
佛閣及戒壇而宿于寺之西偏夜半雨滴瀝至
朝而雨甚擁襪被不可耐則洗足戴葉鼓季良
先攜雨簷流瀑中登閣而望焉瀟瀟霖霖大荒
陸沉獨身所居盈尺之地差可意辨若乘桴而
坐空水也俄而頑陰稍移露山頭如薊粟乍出
乍沒浮動四垂若六山之失足狂走而相觸也

當雲之至也突如旋風能使有者無無者有高
下濃淡一瞬而百易吾無所據以托吾目而反
疑其有者以爲幻也周郎大笑呼酒曰是景可
醉旣乃啣杯而吟流水在屋下白雲宿簷端之
語余亦笑曰是語可酒方促觴而西山半壁白
雲有如車蓋者蓬然而起滃然而撲人于鼻間
作硫黃氣僧曰是煤嵐也匍匐而歸日中雨化
爲毛三子者別而至良鄉余拉僧之潭柘先于
山之脊觀所謂龐涓洞者洞腹石而尻水高廣

矣然而無竒也獨微明逗漏正射馬陵道中一
抹遠青點破平白差爲之解顏自是踰二嶺走
碎石道可二十餘里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
當群山心九峯宸而立焉志所謂老柘羨竹者
烏有矣而兩殿鴟工絕則金元時故物也寺後
故有龍潭問之僧今已斲爲池而其支委尚濶
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
益怒循水上之于跳沫盤渦之所坐而飲焉水
花濺巨羅中足當激流是夜復雨水暴下如廳
雷計于行李非便則上而謁三空道人道人蒙
衲坐石竇中語諦當可聽比受戒而歸日已斜
矣而雨意泔泔不可了乃支頤坐堂中觀烟霏
之爭林與雲物之出岫雲初出時洩洩然離山
而始族前隊甫捲白衣蒼狗旋起而屬之以故
卒不得晴又一宿始晴雲之屯于山漫于原者
頽墮不流而水村山郭之間春蕪乍洗又以黛
色間之余意中殊不惡固忘水潦之及余足也
輿人以手捧輿蹙蹙然并膝而行從者墮鐙下

相望咨嗟之聲不絕余頽笑曰咄而勿復然使
暴吾輩赤日中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僅觀此
枯潭頽石者將無兩失利耶天幸幻竒以供我
以不虛此游也足矣而又奚望焉因勉與蹒跚
而歸乃知人患不善游游未有無得者也

再游香山至平坡寺盧師山記

歲在丁亥余兩游香山初游蓋後花而繼游直
踵舊跡耳歸按李學士記得所謂平坡盧師者
甚勝而去香山里僅二十乃于今歲戊子春季

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玄張仲立鄭
子瞻游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
仲立以事辭錫玄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
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
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蓋面蹇且不
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窸然柳枝不搖巾角微
拂子瞻頽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笑
曰嘻互有之半里許爲真覺寺寺前浮圖高五
六丈許而上爲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

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于此訂雪
盟矣由真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妥水色油油
然而其下則芟芽蒲戟虛着柳絲鴨綠正與鵝
黃相貼頗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
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
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而已小憇
于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颺
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
杯酒坐花瓣上候于橋左雜水二停因呼子瞻
和花嚼之自亭右沿山滕行又遡一小村而香
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
也子瞻營視不應徐而曰其雲耶將無是英英
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真杏花也始大叫以爲
竒絕相羊至卧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杏據西
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輪
繆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怡
蕩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
衣掛壺于此乃舍而至香山宿于來青軒從軒

前望花如春後薄雪鬢鬢滿野而不蔽截濃草
樹之觀詰朝陳錫玄從碧雲來視予予與憑軒
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曰人盡云烟柳烟安得
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眠若起半空半色
之間耳錫玄深賞其言相携而上流憇亭亭西
一杏尚未破函蓋昨歲遲我于花後者也余謂
錫玄曰是當有神醑以酒祈明年花事焉觴三
行欲去至碧雲會已有先據之者乃別錫玄東
行經常明菴出杏子口而至平坡寺所謂盧師

清涼翠微善應靈光諸寺皆在焉飯于善應寺
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覩翠微一帶蒼石碧瓦
掩映白楊深栢中而新柳杏花希稠點綴斜分
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揚州花市濃抹故佳
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從盧
師寺秘魔菴循東岡而至清涼寺寺有古佛像
其前爲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
籬中行花柳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菴而至
平坡寺寺一閣度出巔于遠眺猶勝而他固無

竒也將下宿于靈光寺以爲觀止矣俄信步得
一杏園可百餘樹屏以翠栢而山臨之余撫掌
曰天乎豈憐我花下不醉耶亟命酒余三人巡
花良久已且卧地上觀之子瞻誇我得花茵余
曰咄子無然拮拾殘景以爲花羞也乃與如春
捷上樹子瞻據其左相與語若谷中已而酒至以
飛花墮杯中者飲而花簌簌然下不勝飲飲亦
竟醉時夕陽低照正如輕霞施紺雲紅暈浮浮
然繼而冥色漸合則璀璨與繁星相亂人且坐

星槎上矣廿五日又申別杏花而行二十里至
功德寺觀甕山甕山壓湖傍頑沙宿莽向所過
而勿問者也余強二子登之至天妃閣而山窮
長堤叢柳連岡複陸疊疊在望而適有二杏樹
當其前子瞻睨花久彈樹曰那得便老旣而曰
那得不老余爲之咨嗟蓋是行也嗅花而往踏
花而歸倘以循斯須亦可謂無憾爾矣憶吾鄉
絕少杏花僅朱氏園有三十樹較此直春薺耳
而余每花期必提紅酒一罌與二三子婆娑醉

舞其下豈謂天壤間自有杏花谷哉雖然吳中
如銅坑之梅盤螭之桃聞且絕盛而長安則寥
寥也試問之花神若可通有易無則余請爲典
花客矣

香山雪游記

余以前歲游真覺寺訂雪盟比連日雪乃鼓舞
周季良同客尤伯固王元敬張伯新游焉甫出
門目神外淫雪又彌甚遂遣童子歸將襍被來
而止飯真覺寺據浮圖騁望間露石骨者隨捧

雪綴之飯已循堤行則黃日已逗雲影中遠近
諸山黛白錯而東一山受晡日色獨爛如丹霞
驚睨者良久比到香山且昏夜矣賴夾道積雪
奕奕道余行俄而星見天井山僧報曉霽急科
頭起則千峯一雪凍雲頽倚山頭如醉玉人乃
將諸子涉環翠亭雪徑深二尺許從者幾以雙
趺印之觴數行轉而憇于碧雲之余公墓平臺
坐林巒中眺雪頗勝已乃從舊道歸則昨日之
絲者繭環者化爲瑛矣因相與錯叙其勝今雪

穉媿欵舞且倦且驕舊雪晶明浩漾積矣而若不
有試從卑望高如鉢和國人仰面不見山若
登高臨遠則又身在淨界視三千大千沙礫皆
淨土也其封谷完其揣樹密其印沙如鳥篆其
附城郭若魚麗其幕紅寺襯落葉俄淺絳俄又
淡黃種種作態可喜至于寒雁空橫素鳧旅坐
暗泉界響老松低枝枯蘆有聲村火斜出于是
間更有深致吾曹載高簷帽披貂幘輸奔車鞭
蹇爭相指盼以爲山林入吾畫圖而亦知吾曹

乃山林畫圖中人耶季良叫曰此致佳固安得
不消之雪而弄之余曰噫嘻自古汗竹繡石簪
筆技劍者等于朝雪而况雪乎子欲得雪而不
消者則爲玉爲鹽爲絮爲練種有幾似矣而實
非此歐公所簡棄也且子寧粉增乎寧雪減乎
傍一客應曰然雪則何必不消願吾輩雅善消
雪彼熱肺腸子封簾守戶者吾猶得以頃刻之
觀傲之余曰母人各有適子以微之舟東郭履
鄭柴驢爲至矣乎則風不出雨不出之叟亦能

山人先生集 卷之十
三
咲人願謂伯固子第圖之余姑爲之記時萬曆
庚寅陽月六日也

東門觀桃花記

蓋今人多僞爲雅而吾吳尤甚蘭菊幾家置一
譜焉次則君竹而友松第而至桃花極矣迺余
性獨深愛桃花每春未嘗不游游必徧今年二
月之十七日予與汝增約使人往探城四隅問
花之所止而之焉具報東門好則步出東門踏
菜花行望見一村居小有花柳可觀則酒醴與

蒲席已次第設矣其居在小溪中桃花左右溪
約有三四十株甚嫩美旣又移至吳氏庄住宅
與池相遶畧同前而廣五倍之花碩大且繁中
一緋色攄水上者特異長楊數章列池外如偉
丈夫衣冠拱手而護少女子于內桃花亦醉面
垂垂傍水洗粧不輕見頭額也飲樹下留連久
之願日尚未晡迺復信步尋花其在水濱者墻
角橋畔者菜花柳樹叢中者輒灑水施茵曰與
而延客或遇之矮簷下及坑塹竈突之間則舍

酒滿舌喫之曰爲汝浣衣席煖更移酒盡復買
忘其去城之遂遠也汝增曰夫桃價不堪與牡
丹作奴人且以市娼辱之子何好之甚余笑曰
子品花乎品價乎夫價則百十桃者有之然皆
如口脂面粉不粘人意刻畫綵績人能盜天夫
桃也遠而睇之光浮浮然近而卽之若有煖暈
焉蓋頌桃德者天天近之灼灼則已下矣擬之
于春殆巽女乎陽出震而得梅桃與梅其得氣
獨完故于香味色中具有別韻卽刻畫綵績者
巧愈不似似愈不真子舍是而貴夫盆盎拳握
之觀何歎且夫天下之貴賤失所久矣匱匱貴
而梁肉賤土偶貴而人物賤品題貴而考課賤
桃之賤于子無惑也汝增無以對遂此筆志其
語

紀夢游

六月十九日獨眠舟中夢與徐長孺登高樓樓
瞰空似無所承吾足者滿望皆白烟穿戶撲面
神喜淫溢已而忽忽不自持模暗壁中得梯下

之循微明出則得小石道道流泉決奔亂突
石笋左右峽萬仞削立夾道種芭蕉梧桐的綠
照水余始戴襪行已而遇雨則採蕉葉覆頭行
已廼見平石塲桃花當塲開落幾無空白中最
長者數株余兩人各緣枝上樹樹巔廼斜倚石
崖攀崖遂至山頂矣初亦渺忽烟際有頃而烟
滅浪生大澤廣灘宛如游石公山所見者余問
徐生此何地生曰嘻此卽爾所慕而不獲游之
三泖也正咄嗟間而覺小覺復卧又夢詫前夢

于黃面道士道士命予作長篇比明第記其起
句云籍白雲之英英悃悃兮而心殆荒二語而
中間有及白鷗字面者道士輒點窠之日子誤
矣適掠波上者所謂白燕似鷗者也其餘則都
忘之矣因復憶乙酉歲予讀書楞伽山歸後之
兩月而夢與陳仲醇蓮舟和尚重歷舊游山周
遭若甕而中抱荷花一區紛香滿衣星月欹墮
此二夢者皆清絕可紀當其夢時亦洒然真若
仙去蓋嘗以此思之予向往各山水不少矣而

獨夢所目擊耳習之二山于人家見白燕纔兩日耳而夢旋及之世以夢爲因信矣將耳目者以其根冥合于魂魄而爲是耶抑耳目所到卽爲魂魄晝不能不守其耳輪目睫之分而夜則潛出以游衍耶旣以爲因矣而所夢又與聞見異何說也且以余所知楞伽泐水之竒殊不能副夢卽使吾晝游而如夢亦未必吾心神愉快超忽至此則又安見夢假而覺真耶又安知夢之樂不甚于覺耶卽是推之耳目之外蓋多變矣死者悔其始之生方內所寶而方外所爲嘆亦何必不爾此尤其荒唐者也若夢奚憑哉迺隔一陰而尋舊緒若繭絲又關尹子曰精之所結有兩人同夢于夜者二生與吾好尚畧同吾不能必二生之同吾夢而吾能爲二生又能代爲二生之言此尤幻之幻者也吾愚不足以辨之二生顛有道者各書一通問之

夢游玄洲記

丁亥戌月下旬余苦左鼻痛甚無聊案頭置王

子年拾遺記時讀一兩行以娛日已而假寐忽
夢抵江濬吼沫若銀屋四顧潦慄間有大石二
浮而來余跨之游鱸鮪跳梁倒掣余足恍惚中
數數自循其衣有薛主簿魚服之懼許久憑一
石瀨而登焉走櫻桃花徑漸穿松篁許久得兩
堂堂可四五楹縹碧空翠顛世所謂琉璃鎖窓
者俄而流聲冉冉細若琴羽自空而近飄風橫
泊之北扉瞥開則檻以外皆顛波也忽有寶山
一座大比于吾鄉天平岸嶸者沿洄左右旋轉

若輪石色紫翠相雜零星若繁宿惟賴玉乳爲
骨互相支撐乳大者如柱小者如指白衣人緣
而上下若飛猱然已旋而東一童子短衣剝棗
而食一鳥鳥顛驚而高冠再轉而爲瀑布金字
百千隨飛練而下皆寸許榜其上曰玄洲焉有
頃而諸石皆動頽響一擊搏爲青霧濛濛然予
方喟嘆而余背後如有老人咳聲返而顧之則
毛褐丈人也余揖而問之曰丈人見玄洲乎今
安在丈人咲曰玄洲也那得在曰適之毳而顛

鷺者何鳥也曰子以爲鷺則鷺耳然是芝田鶴
母也聲之若沉若起乍遠乍近者何也曰是鳥
歌也白衣人緣而上下者雲中之人耶曰非也
水之游氣也是所謂漚漚者也爲梁而跨余者
何物也曰洲趾也石何故浮曰嘻石故浮物也
莊先生不曰壘空之在大澤乎余復曰雨字者
何也丈人俛而不答旣而曰爾何規規也夫物
之流也若逝而將頓而停之乎闔營目而視之
予視之則崇巘百疊壓檻而立向所覩爭湍滂
流皆化爲堞壤矣上漏天_山并月灣西流星耀五
色芒如吐錦綬余矍然驚再曰呀呀而覺覺而
按十洲記玄洲乃在北海中仙伯真公所治上
多太玄仙官金芝玉草彷彿如夢境而不盡然
抑夢恠矣說夢者尤有恠焉初直謂予慰瞽久
情瀾橫生墮此顛倒趣耳旣而以夢中人叅夢
中理橫豎不立轉覺顛倒亦佳邢子才云誤書
思之更是一適此倘是也耶

游京口諸山記

長江爲南北界北來人習見沙莽涉瓜步之涘則耳目驟加闢而徐沛諸山鬱紆不盡之秀怒而起列而扼江猶甲觀之有門戶也余每過必游于諸勝殆徧然潦畧有餘興壬辰臘月余從二母寓于瓜京口張喜二生爲地主邀余及唐子叔達吳子元任爲三山游且以舟來舟遇風作十字行沿洄金山間斜取焦山踰二時始近左顧象山纍然膚立也而焦山林石蒙絡如碧雲之駁鮮心樂之步從楊柳坡中入人勝門飯

方丈已而東謁焦隱士祠隱士者東漢人名光又云名先避世此山所爲從焦也自祠折西北爲壯觀亭稍上爲觀音閣閉臘梅一株輕風翩反若傳隱士神者又北走篠簜中撥亂藤而出得嘉處亭其絕頂爲吸江亭亭廢矣然可眺目盡于金山之東圖山之西隔岸戎戎接青瓜州樓與揚州塔正對峙而山下遠近諸汀皆表裏江居民漁採火種其中遙望若衆影布空亂帆走市余輩班石坐少選各盡數白乃下然竊

惟向所望見而樂者宜不止此因更問僧覓瘞
鶴銘蓋銘見而樹石之美始盡近銘左右皆巨
石林立其上之髡然橫出者爲釣魚臺自下上
植若方表而中剖者爲霹靂石石支石又牙角
距不可勝計而銘在焉銘一縱一橫共計不過
二十字字體適古不甚類右軍然亦非唐以後
所能辨昔人珍重此銘多以波吞浪蝕不盡見
爲恨而非然者亦安得留此吞蝕之餘以供余
輩摩玩也銘之北有兩小嶼如啣尾而飲江余
與叔達涉石蹟渡之窘于水乃已與諸客轉山
後碧桃灣入山門宿于僧寮是夜頗因酒食睡
未足急擘病眼觀日出則野氣冥濛淡拖江上
俄赤日一縷電閃銀海中山頭如鐘乳而山帶
猶浮浮白也余語叔達曰此絕似米元章山水
然米老僅能含墨瀋作風雨容難塗抹此露曉
也叔達頷余言念且與焦山別再尋三詔洞觀
瘞鶴銘而歸歸渡象山足步四五里至呂氏別
墅堂以前顛樸野而中有曲室甚麗室後皆連

岡複陸長松萬餘章環之間以修竹石楠翳密
矣乃復楚楚主人就亭其間取聲于竹礮石基
借蔭于松斲石几而江光山色穿竹樾中入若
水底菱荇紛披媚人蓋其致類金陵之木末亭
而深遠過之諸客稱善而張生又詫予繞屋有
良田六百畝泉深草肥歲倍收余咲曰使巢由
見此恐不免買山而隱因相與問其主人姓名
嗟賞留連而去訪鶴林寺寺故名刹爲唐宋諸
名賢所吟坐廢久粗復耳寺前山爲黃鶴右摩

筭映帶松竹修蹇可悅而寺中唐宋遺跡蘇公
竹院及周公蓮池皆頽落不成觀獨米元章闖
守寺門爲寺伽藍歲享貧沙彌一杯土耳此老
顛風景差殺矣飯已將游招隱客有誇九華之
勝者乃決策取道九華出寺可二里許至峴山
麓望東諸山頭滾滾如浪兩谷中萬松沉陰屑
雲亞風有聲洪洪然臨視而慄若萬丈濤之及
余足也自峴山至九華爲嶺二自九華至招隱
嶺者三十拾級而陟所眺江山城郭之勝或半面

或得面面攢峰嶷嶷與水相襲若鷺啄若鳧浴
或泐而來或揭而渡皆有致而鎮江城纔可一
方萬有之間浮氣歷陸似蠕蠕動者睨立久之
逝而下爲招隱寺寺在深谷中有泉三真珠鹿
跑涸矣存者虎跑耳好事者就泉穿曲池傍有
嘉樹如蓋記吾六年前曾流觴醉飲于此彼時
盤跚上數磴望見江一隅驚謂大觀不知其猶
井而窺天也使不登九華者幾失招隱矣自招
隱歸走松竹徑循城西轉可十五里爲甘露寺

寺前長岡接北固廊可二百餘步振衣而行若
騎龍脊烟霄氣來湊人時長江弄暮日滉滉無
定彩湏臾去江歸山瞭網無色城頭人物穰穰
然嘔啞中漸出犬聲野牧牛羊背負獵火下而
寺僧亦篝燈待余矣明日走三官祠後觀走馬
澗澗陡削清霜被之元任足縮不前余獨與叔
達捫藤葛下下則皆石壁嵯嶻作睥睨形額奢
而足歛如欲壓人如是者可周圍百餘步所謂
秋月潭鐵柱峰觀音洞皆在焉憶余游北固甚

數乙酉歲循山後走始得竒乃濡墨醮酒識月
日今不過數年遍洗蘚苔不復辨而余意亦忽
忽如隔世事矣欲再坐狼石不果別張喜二生
從蒜山渡舟焉望金山坐空波中如幻樓臺俄
而至陟其顛爲留雲亭亭前登眺于諸山爲最
蓋焦山從邊表中且大江爲沙影界破而九華
據莽蒼之上視下猶隔一塵惟是山纖穠畢收
空有俱得登北固如觀鏡中然何如身坐鏡中
也是日風花滿天白雲倚岫若輕綃之覆髻白

鳥樸樸與檣樹頡頏余三人卧石上小飲至醉
東折而下尋妙空岩岩虛爲繡頭陀居纔于屋
角露黃石崖絕無竒卽撤去之而山之竒意不
在石也回舟更艤郭璞墓墓又名石排山皆砢
研砢礧色深黝類太湖靈壁乃知金山不乏石
石乃在此人以一足指點石稜過至其涯而休
焉視故水痕殆減丈許鷓鴣祭魚蛟鼉吐沫尚
有遺者意游是山者歲不能得余輩數人而使
非是時水涸石出余輩亦能如山何也共相幸

樂然尤有憾金山無骨焦山有足九華不毛北
固磨頂者余曰然則以焦之毛骨九華之頂而
頓之金之上可乎皆咲曰可矣

游湯泉記

癸巳秋余有內戚不自聊九月四日從母舅朱
向之友人唐叔達周季良張伯新再游盤山手
舊游記摩娑泉石間如夢見六年前所棲薄而
比時秋林殷紅溪水放溜又似別開一境者已
詳叔達記中初八日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

山巖業正鎖鐸道道旁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
虜功也又二十里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羨
四溢戚將軍繼光始甃石爲池池正壓九新堂
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甚然適如石而止
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若不可嚮邇
卽而俯之靜若玄鑑可捧而盥其氣香其味冲
泡起于下大小蠶蠶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蝶
舞與泡影相頡頏頗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
支委于墻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

石唇承之穿堂而出中堂爲簷除甍爲小方塘
以上受雨而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
龍張舌噴泉甚怒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焉
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
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色正凝碧余愕問
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顛焦釜覆
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蓋數武之內而
水火共鼎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宮
人王氏詩末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

冷腸之語爲之歔歔涕洟時同游者先浴余乃
與叔達登山岡藉黃花而飲願見塞外諸山曾
複如青蓮辨長城爲帶金湯屹然相與嘆山河
兩戒之不偶迨日啣半山池上濃藹漸結下而
就浴則弦月已印池中矣因相與執杯就池而
飲時有老卒侍酒問以塞上事對娓娓而流涕
爲言戚將軍將軍賞罰嚴得士死力其所規造
無論戍堞樓櫓卽小小臺館皆有意要于不可
易常因材于山因力于士無侈費而其大指則

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于斧薪畚插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馨鼓寓軍興可以游觀寓蒐閱今一切絞急迫促文武吏局足自守此佳泉恠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聞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罔密者數十年于茲矣蓋昔之敝實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叔達與余相頤太息同游者曰月斜矣子姑飲痛飲一宿而去

卷終

緱山先生集卷之十一

太倉王衡辰玉甫著

男時敏

婿黃翼聖校

記

嘉定縣學重開河記

嘉定縣學泮池故野奴清境二水涯焉清境自北而南環其左野奴從西會之無何民居漸墊塞西水不東與左不相顧而科第亦寢不如前

華亭鄉進士王君博學工文章兼通形家言辛丑來署學事集諸髦士校藝已出倚池上四顧而歎曰非其文之罪也具呈邑侯韓公請稍徙屋廬之直河道者使仍故流而公償其徙居之費訊某日以畚插來幾日而輟工屬某記歲月余不敏於形家言膏如也獨念昔者青烏說未興先王設膠庠之制以敷教流化苟橫經有地足以詩書弦誦其中足矣奚以若泮若雍環繞如壁爲哉彼有取爾也學校蓄才正如井之蓄

泉井不泉而泥則亦已矣井實有泉而莫繙之或幕之井滌不食則行道之人惻焉天下事類相感氣相合可盡謂水之通塞無關於人才耶獨怪以王君之材品豈不能如蘇湖先生故事以實學實行教弟子而沾沾科目爲卽言而驗見謂所收者末而愚謂科目之與書升聘召非有二也天生才無方隨世所趨尚而靈氣儲與其間當今之世業無所求飯牛版築之用所以勵世磨鈍者惟是途使一不振則倦倦則業徒

而目下所以鼓之舞之使之不倦者天與人參
焉吾郡七縣中嘉定風氣沉厚善惡雜其君子
務讀書行義之士漸老且倦矣而囂而善訟者
其氣方張使蘇湖先生當此時其亦不能以枯
稿無用之學術鎮囂䟽穢明矣倘有術于此使
其君子早爲天下用不至稿首黃馘私其衡泌
之樂而邑之父子兄弟習見其利而趨之機心
悍氣不繩督而自化疑亦夫慈惠之長忠信之
師所樂與鼓舞而作新者也吾姑志歲月于石
俟嘉之科第益振民風士習漸變雅馴而後頌
兩君子之功焉

太倉州知州丁侯去思碑記代父

豫章丁侯初知福清縣有廉惠聲行被徵書矣
會吾州有當事者知其賢於是復陞太倉州知
州其治太倉也久於福清政績亦逾之先後七
年當選者數矣會歲賦不及額坐奪俸竟不及
推簡以父憂去士民競相與懷筐篚挾壺漿追
餞之於數百里外趨趨而不得獻則䟽其治績

請于當道乞勒碑道左以著不忘當道報可乃
共謁余請爲文紀之余生六十九年矣未見有
四年縣令又七年州太守而不得遷以去者又
未見不得遷以去衣冠凶麤僕隸無色而民思
之如此其亟者余實深知侯更遍問諸父老以
盡異同之論父老曰公未察其形試觀其影自
侯來七年之中曾有大旱太潦爲民害不縣官
無歲不有重徵劇稅民間曾見有重徵劇稅不
抱冤抑願陳者躑躅階下不舖戶畏與官市不

訟者至破家不卽無論訟者猾胥游宦有因緣
起家者不穀價何以日賤田價何以日貴戶口
市肆何以比比日滋殖也余曰然然則何道而
致是父老曰請爲公實之侯美政非一而蔽于
一慈每歲旱潦稍見徵卽蔬布徒跣行烈日塗
泥中計日步十五里所祈請雨暘輒應歲以不
害矣催科之令自大司農下諸臺迫于羽書每
至侯輒匿之匿之不得則下令于民曰民無恐
我且以官爭侯忍官民不能忍侯故逋賦太倉

報完獨先其定役也下里孤嫠至攀案與侯爭
侯一一聽之竭所欲言而止舖戶有所指取輒
與平市無抑直業不能禁人訟則寧緩無急以
聽其自倦倦則宿胥之刀筆健徼之爪牙與游
宦之頰舌其權兩輕而訟不得不簡非必案無
畱牘畱者直敝紙耳蓋侯不能家賜人給與民
富而能使民安安則富從生焉余竊惟東漢吏
治刻精號稱極盛而章帝盡指矯飾外貌者爲
俗吏獨津津賞一不煩之劉方嗚呼世亦知不

煩者之難能乎哉大抵官嚴則吏重官急則吏
刻官尚術則吏滋多方而此數者廉健好名之
士多馳騫焉故矯廉者不必循循者必廉而自
旌異今才器博達操持介潔如吾侯而務悶悶
然含蓄其神明抑持其威稜以其身下爲乳爲
保爲問師三老以修衆庶之和殆所謂不煩者
難歟蓋侯同時有樊崑山焉樊侯廉而靜侯廉
而醇先後爲政皆七年不調而歸民喜其惠我
而傷其不得志所爲鼓舞而謳思之亦復相等

噫兩侯不欲速其功溫養孳字以遺思于吾民
斯其爲得志也大矣敬述諸父老之言以勸來
者

唐荆川先生祠堂記

代父

武進荆川先生弱冠魁南宮以道行文章鳴天
下嘉靖辛丑建言削籍歸草衣木食若將終身
焉會倭擾東南先生從田間起視師海上尋進
右通政巡撫淮陽卒以勤事死提學某公同巡
撫某公操江某公巡按某公僉議先生于德于

功當特祀遂創建祠堂祀先生于鄉頃之先生
之子太常君某始謁不佞某爲記某薄劣不足
以知先生姑按先生始末論其世焉竊惟先生
躬蓋世之才負王佐之望乃其沒也弗獲勒于
宗彝祭于大烝而僅僅從鄉曲之議捧土揭木
而襲師儒之俎豆先生之不幸也世之望先生
者未止此也世人望先生太高責成功太速多
斷斷不可於晚歲之一出夫是處而非出也果
哉沮溺之所局也古未之前聞也或曰孔子則

嘗以不仕悅漆雕開矣夫開自以未信悅耳奚
不仕之足悅且信亦難言之孔明自信以管樂
卒爲管樂孔子自信爲周公未嘗爲周公而亦
不以其故貶聖事固不可以膚論也况今天下
一主東西南北惟天子命民人社稷量力而共
猶之可耳有如畀之以金革嬰之以寇難而遂
巡揖讓猥以未信爲解此其爲易邪難邪壬癸
之交東南何等時也戰骨燐于野而檻車復相屬
于道當其時舍清冷之淵而親焦頭爛額之危

知者所不爲也而先生以十五年不燼不扇一
裘一葛之夫安所取資于世而險難其身以博
功名如是此其自信審矣所云自信者亦曰吾
斯云耳及其成功則時與命參焉昔者以漢武
之雄畧匈奴猶蒙死疾鬪不衰止而從容稽顙
于甘露之朝世遂以丙魏之優于衛霍也而不
知其襲衛霍之餘威也時之所會非但寇有惰
歸勢有挺緩卽兵將亦有不練而自精朝論亦
有不爭而自定之日當先生之爲將彼未竭我

未盈僅僅適相當而止而李胡兩司馬卒收其成雖然使李公當先生時兵氣圍圍未揚廟灣孳虜安能保困獸之不鬪使先生而爲胡公者叛人未繫組而身已伏毆刀于市矣故曰時也大抵先生之聰明膽勇強力忍垢雅類王文成文成乘義士之銳平烏合未定之賊於呼吸反掌之間故似難而易先生以孱將弱卒破人自爲戰之賊於鼓衰甲弊之後故似易而難而至其桑榆未收棟梁已壞出師幾時遽有志沒身

殲之痛道之不行也天命之矣先生縱自信能信于天乎夫德非難也求志爲難枯槁之士求泉石得泉石如求以行義達道而可以必得哉求無負而已邈先生十五年之精研博討攻苦習勞將以何求縱其功用不大展而被髮纓冠以急國家之難迄于啓手及足而無改于山中之面目其可以抱志而瞑矣自先生志不大就而世人爲之語曰何必窮六經優游抱槩可以爲公卿何必苦身已膏粟華腴可以飽妻子何必

履刃而登鋒以退爲進操文墨而處人後可以有功嗚呼辭潔而就溷避夷而席險先生獨非人情乎抑先生有云吾出山來看盡世事只少一甯武子之愚愚者非但不擇利兼不擇名苟不能爲蠱之不事則寧爲蹇之匪躬與大過之滅頂未有浮沉于仕隱間以自解免者今先生之子孫皆斤斤以讀書窮理砥節修行冠冕天下先生之流風至今在也夫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吳孝子祠堂記

吳孝子者諱璋宮保公父也孝子母陸幼孀而貧選入給事諸王府已隨王之饒孝子棄家求母者二十年暨得見則母疾已革矣孝子爲剖股活之將至邸三日而卒孝子負骨歸葬是生宮保公吳氏以貴顯富厚者累世世至今歲丙申吳之子孫始謀特爲祠祀孝子屬余爲記余詳次其事而知孝之德果通于天也今夫人介然情欲之感其甚至于齊夢覺一死生然不得

其願而死者何限而以史所載孝子之至嚙指而動剖肝而活覓鯉鯉至祝萁萁生則何以若是捷哉天道也有天之天離合應違猶水中之日萑葦障之或驗或不驗而人之天以毛髮肉骨相屬離以精神呼吸相召取若燧之于日也豈有感而不應者哉吳孝子事類朱壽昌壽昌生不識母日昧昧焉望途而索其所不可知其爲加難而孝子辛苦丐乞仰鼻息于尊王貴璫之手似易而猶難而其卒皆至于得母顧壽昌之母優

游祿養者又數年理不宜以溝壑死而陸母之得出也距其死三日耳片息之視若有所待而留者使孝子猶得以肉代糜以申其一日之養天之祚孝子甚怪而巧不可謂之不幸也蓋昔者唐德宗以天子之尊物色其母四十餘年竟不得徒望祭追號以紓其慕思此豈其力有不足哉天子之意侈而匹夫之誠專天固有至有不至也彼其饑寒暴露足繭口吃夢吟嚙而覺呻呼徒倚側息於宮墻咫尺之間此其一日足

當四十年其可以得毋無惑矣今天下太平之日久聖明在宥鰥寡孤獨得所父母子女無生而離析之憂而世多服牛絡馬射功利四方輕去其親而不反顧者比比也豈非人心之天見於迫窮而隱於豐泰歟今吳之子孫方襲榮累富不自詡其門世閥閱而能追惟原本於艱難困扼之時思深哉豈但闡揚先德而已乎吳之不替也於此觀之矣

栢榮堂記

周太夫人二十餘而寡又幾年其子瀘水鄒先生始成進士官行人不佞衡爲先生順天所取士每侍先生飯先生爲言毋夫人之劬勞未嘗不涕沾頤也因乞家君顏其堂曰栢榮而屬衡爲記記未果成別先生而東歲在壬辰先生且以侍御史言國家大事得罷歸與太孺人草衣木食啣濡斯堂者又十有五年矣嗟嗟婦從夫臣從君其不能自爲榮瘁者勢也天下之安常狎順不困于茶蓼而困于酒食者亦不少矣有

如視患難之來如水山之相感而不遷其止如水澤之相畜而不改其說心無夷險又何險之不濟故易之蹇自蹇而來碩易之節自苦而造甘非獨天道蓋亦有人事焉遯太夫人之爲婦無幾耳訓育諸孤以迨成立今且豸繡不暖席綸翟未被體而侍御饑驢短褐復纍纍然歸矣此其于人情何如哉然而爲侍御易爲太夫人難太夫人之號天捨地矢殉所天則衛姬刑耳之操也恩斯勤斯則柳氏丸熊之志也師友授

粲則媪湛剪髮之勤也繹世德弼官箴則孟母反鮒之風也計夫人三十年中操杼執經以授諸孤朝不朝夕不夕絡緯相弔流螢黯然卽湘江之纍臣長沙之遷客侶山鬼而賓鵬鳥者其傷心飲血之痛可同年而語哉太夫人不難以三十年之勤瘁謝死者地下而侍御先生敢謂一言一官遂可以盡子之職乎且也今之遷客亦大異昔矣在昔投荒夷裔動觸兵穽或飼蛇蟲歲時眊眊曾不得比于夏畦之鬼今所言卽

不售以幅巾歸里出則設扶風之帳入則奉常
侍之輿前無微纏之虞而後且有來章之慶一
去又何足以辱士夫士非遷謫之爲患直患其
父若母酣戀世味非大官不飽非象服不榮此
中不無介介耳有如太夫人齒米踐雪多歷年
所與侍御先生相提勗以全始終視堇荼若飴其
何有于菽水爲之子者于出處得失之際又安
往而不灑然乎哉栢之比節也以其冬榮也士
冬榮爲蹇之上九女冬榮爲節之九五詩詠栢
舟官繫栢臺歷四時于九霄凜凜如有霜氣登
斯堂也有不頑廉而懦立者非夫矣

放生亭記

強弱之相兼也勢也上古之民穴居巢處與鳥
獸錯當其時俛蟲弱而角距強故先王網罟之
教興而猶懼其淫于野也時蒐禴以限之品三
田以正之又禁鯤鮪長麇麋翼鷩邠舍蜺蜚以
仁之蓋選徒囂囂也而大庖不盈逮乎後世澤
虞不能其官川藪之魚鳥盡矣而取者猶未厭

使先王見之必且矍然怵然饒饗饗之鼎嚴彝酒之誅如恐不及况忍沃畚而助之膏乎其人

之愈貴物之愈賤也必起于平世平世生齒繁宴勞侈其用物倍弘法宜受之以損損之豕曰二簋可用享故救奢莫若儉儉莫若本其所自

生生生之相續也生殺之互相禪也所以救茹毛飲血之窮也言固有似大而非實者昔梁武問放生于李諧諧曰本國不取亦不放夫以論于狃狃獠獠之世可耳業已無所不取而使別

無取而不取者暫緩觥觶之生以微寄其髮膚爪甲之餘愛卽天地之心息也久矣余雅不談口禪而性惡殺自蓮公唱揚不殺戒於吳越間

往往有能奉持者而吾婁獨若罔聞揚汝戢氏傷焉乃於城之西河鱗介鍾聚葦蕭相接之處

建放生亭而屬予記之予欣然爲之援筆蓋未暇以西方淨業相勸勉而第使吾東海蒲蛤之

民稍修觴酒豆肉故事以無失鄉社之遺又進之而趨然味道以漸得雋于蔬水將庶幾殺氣

不相感而天扎瘡癘迎而消乎吾亦爲吾民樂之矣

君子亭記

昔周盛時雖名爲橐弓韜矢然天子諸侯猶不廢射而迨其衰也至黜射于技至不得士齒於是其君子益治其虛縛以相規匿而小人激昂鬱勃之氣賤而無所用聖人憂虛縛之變必且日偷日巧化爲游談縱橫而是鬱勃而無所用者有人焉振而收之則勢可以劫天下而莫禦

故其心欲使天下漸知兵而又念春秋之天下已爭矣不可復導之以爭故其對衛靈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他日又曰射有似乎君子且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撤君子之所忌以就小人使小人皆可以爲君子蓋明于力之外觀德而陰于德之中養力使力用而德不傷人知聖人借射以引人于禮樂而亦知其借禮樂以引人于射歟惜當時無有能用孔子者故曰舌士橫鶩而刀劍利倡優拙之秦得以收全力

于七國蓋我國家之治其綢繆詳密雅類周而其弊也亦如之恬熙二百餘年不復講兵革比者海波乍揚民遂囂然愁沸不遑寧居當事者欲且以虛辭鎮壓於徐待其自定而終無所恃以壯怯夫之膽而悍驕士者之心于是訛言煩興盜賊多有一旦有事卽此君子小人之不和其道亦足以敗吾友駕部王罔伯適以艱家居見而憂之闔門前隙地爲射圃爲亭于圃之陽曰君子亭集股肱拳勇之士隸射習兵其中每

且於八十步外懸銀錢爲的方廣五寸射中者攫以去不踰月而中者數倍前此其法蓋昉宋种世衡世衡守延洲視軍政如家政提衡其軍租徭役以權其賞罰故鼓舞神速其效立至于富強而罔伯第欲毀家紓難以一洩其當車之怒戛戛然投醪飲河分囊饗構士未鼓而腹已稿然故識者壯其志賈其勇而不識者且引以爲笑蓋文勝之極以偷薄苟且爲故然而驟欲挽之其難如此以一罔伯分天下之難而天下

不憂罔伯之難吾未知其憂之所終也

李赤肚小像贊

戊戌冬仲赤肚李師來自茅山師本黔人也中
歲病幾死得度世術今春秋八十有九矣而貌
若四十許人能多食又能不食眉宇尺宅常有
氣出如雲烟雖疾風盛寒中汗津津不止也雅
善飲飲數斗不醉浩歌大噓不絕于口大都以
歡喜作緣以游戲說法望而知爲異人而其徒
我虛子者來從師游守戒律顧嚴甚而狀毅然

而氣寂然師弟閤閤侃侃于一堂之上如披春
風坐皎月也乃如大匠運斤弟子執墨亦規亦
矩可方可圓余卽不能窺其淺深要如柱下之
誨南榮魯男之學柳惠如是者乃真師友矣適
一日出二像示余屬題其後余按圖貌之纔得
彷彿昔張果邢和璞忽老忽少此變幻不常畫
者或適見其老時耳其以爲同乎異乎怪乎常
乎是在觀者

楊封公贊

續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偉哉楊公之守含山也庶幾乎張子高之才譖
王子贛之勇節然彼二公者皆以掾史至京兆
馮翊而公獨以一尉詘飲不盡樽以貽後人是
固宜其儀駟馬而高閭植三槐而在庭於皇宮
諭赫濯厥聲苞彩來儀炳然大庭曰稟嚴訓夙
夜將事委吏吏稱攝相相治無崇無痺道是庶
幾勿二乃心以媚天子有賁者綸有睟者容乘
此贊詞敢告瞽宗以俟夫大海之潤蒸雲沛霖
而吾且考信于是酬河瀆之功嗚呼隆哉

讓德王公贊

代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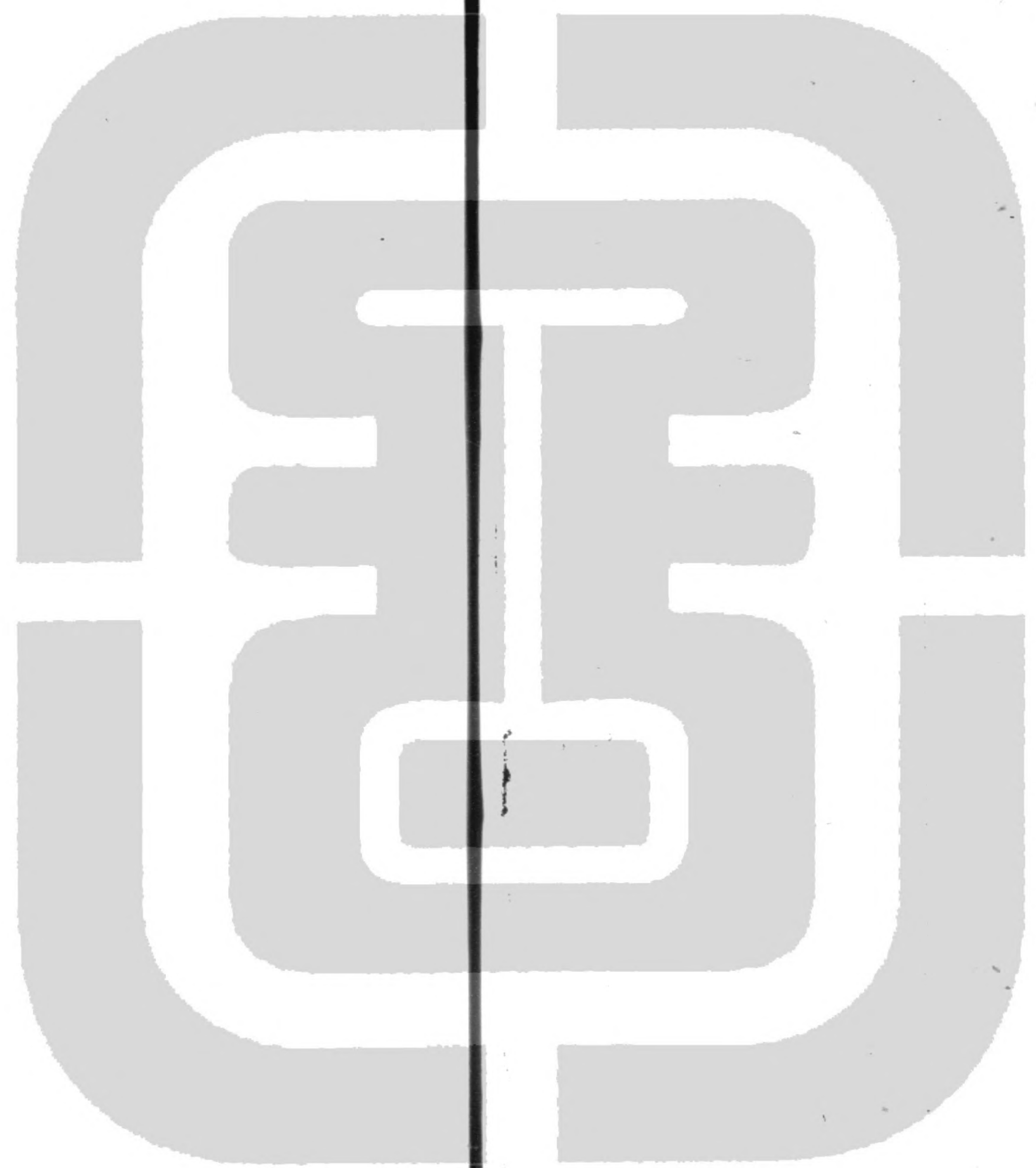
讓德公者水部君某之父也攷公傳誌公百行
純備不當獨以讓稱以讓稱者里人之所爲名
公也公生平事前後毋篤孝類王休徵貢于鄉
念其次尉生母老而讓之先類周子居淹通象
緯決災咎奇中類管公明剷名晦彩與里社相
浮沉類陳太丘而卒困一第以老談者疑爲無
天抑觀公三十二年之夢乎德漸進歲亦以漸
增增者四而後踰七齡匪是則公固當以夭死

天下之德厚享薄人見謂不足而不知默羸于
定命者固多也夷攷新城之王自公弟叅議公
始顯叅議公之子孫功名事業甲天下而公爲
老書生苑枯似有間矣乃民部君卒晚起而大
其家如太白之配斗此豈可謂無天道哉王氏
之興也以大槐蓋至是而槐影圓矣封植而培
溉之則有待于後之君子謹拜手爲之贊贊曰
僕僕先生學海浩淵旁羅訓籍上察軌纏屠龍
弗試雕蟲奚若委蛇以仕仕亦前却尺寸讓步
我不任恩緩急濟人寧論壺殮爲德于陽純被
閭里尸祝俎豆比于畏壘爲德于陰誰其知之
耳不能聞鬼神鑒茲司命與齡司祿予貴晚亢
厥家世德作配爰表東海一幹兩柯大槐陰陰
冠纓婆娑

維山先生集

卷之十一

九



8/1

